

第一章

德克·莫勒不知道自己能否通过放屁的方式制造一起重大外交事件，但他还是准备试试看。

助手把今日的谈判日程表放到他面前，莫勒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屁股在椅子上稍微移动了几下。他觉得装置周围的组织有些发痒。当一根十公分长的金属电子管被植入结肠，同时还要插入直肠一两英寸，这肯定会引起些许不适。

福克西向他展示这个装置的时候就把一切都交代清楚了。“原理很简单，”福克西把一个稍稍弯曲的仪器递给他，“你会跟平常一样放屁，但这些气体不会被排出体外，而是进入这个装置的前舱。前舱闭合，气体被输送到二号舱。根据你想传递的信息，二号舱里会添加相应的化学成分。然后气体被运送至三号舱，等待你发出排放信号。信号发出后，噗通一声，气体便随之排放出去。你是通过一个无线接口与之相互作用的。一切准备就绪。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安上。”

“会疼吗？”莫勒问，“我是说，安装过程。”

福克西翻了个白眼，说道：“莫勒先生，你是要把一个小型化学实验室塞进屁股里，当然会疼了！”

尽管疼，这项技术还是很了不起的。它是由福克西依据自己在国家档案馆找到的一份图稿改制的，这份图稿可以追溯到数十年前奈都人与人类第一次接触之时。当初开发这一技术的是一位化学工程师，他本来想组织一场人类与奈都人联欢的音乐会，通过将装置置于人类气管附近，在唱歌的同时释放出代表友谊的气味。

这个装置要求表演者在演唱过程中不停排出气体，为了安装装置甚至要事先进行喉部手术，结果所有著名的人类演唱团都对此不屑一顾，最终导致该计划落空。此后不久，该化学工程师为组织此次音乐会而建立的非营利性团体受到联邦调查，随后他被以诈骗及逃税的罪名投入低设防监狱。一片混乱中，该装置也就被遗忘了，最后不了了之，直到心怀诡计的福克西将它重新启用。

“您还好吗，先生？”莫勒的助手艾伦问，“您看上去心事重重。肠胃感觉好些了吗？”艾伦知道昨天老板外出时肠胃炎又犯了，今天的谈判计划都是在电话会议上安排的。

“我没事，艾伦，”莫勒说，“就是有点胃疼，可能是早餐的问题。”

“我去问问有没有人带了抗胃酸钙片。”艾伦说。

“我现在最不想吃的就是那个。”莫勒回答。

“那也可以喝点水。”艾伦说。

“不要水，”莫勒说，“但是可以喝一小杯牛奶，我倒觉得牛奶可能会缓解胃痛。”

“那我去餐厅看看，”艾伦说，“正好谈判还要几分钟才开始。”莫勒点点头，他就立马去了。莫勒心想，这孩子正合适，不是特别聪明，还是贸易代表团里的新手，莫勒正是看中了这两点才选他来的。和莫勒共事稍久的同事，都知道他患有乳糖不耐症，哪怕一滴牛奶也会让他的胃绞痛难忍。

“乳糖不耐症？太棒了，”福克西给他安好装置后说，“你现在喝一杯牛奶，等上一个小时左右再走，包你爽翻天。你还可以吃一些吃了会放屁的食物，比如豌豆、西兰花、花椰菜、卷心菜、生洋葱、土豆。苹果和杏子也有效果。梅子也成，但可能有点猛。早餐你就放心大胆地吃蔬菜拼盘吧，后面的事不用操心。”

“可以吃肉吗？”莫勒问道。装置被塞进他的排气管，然后移植到肠壁上，这让他痛得无法正常呼吸。

“当然可以，任何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都能促进排气，”福克西说，“比如培根，或是色泽鲜艳的红肉。咸牛肉加上卷心菜就更完美了。怎么，你不喜欢吃蔬菜？”

“我父亲以前是屠夫，”莫勒说，“我小时候就爱吃肉，现在也没变。”其实，不只是喜欢，莫勒家祖祖辈辈可谓铁杆肉食主义者，顿顿要吃肉，并引以为豪。现在大多数人都都不吃肉了，就算吃肉，也是吃一管培植肉。这种肉是由经过培植的肉组织制成的，无需屠宰任何动物，有些甚至是与动物完全无关的百分之百的假肉。目前市面上最畅销的培植肉品牌是“金士顿野牛野猪肉™”，这个牌子的肉是用猪牛软骨上的边边角角做成的。人们将材料浸泡在营养液中，直到材料长成似肉非肉、颜色比小牛肉浅、脂肪和蜥蜴肉一样少的成品。食用这种肉对动物毫无伤害，即使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在心情好时也

会吃上一两个“野牛野猪汉堡™”。金士顿公司的吉祥物是一只火炉边给汉堡加热的猪，它长着野牛毛和牛角，侧着头向顾客眨眼，舔着嘴唇，状似十分期待吃到自己的假肉。想想这画面，真是让人毛骨悚然。

莫勒宁可将自己的舌头做成烤串也不愿吃培植肉。虽然现如今技艺精湛的屠夫实属难找，但莫勒还是在华盛顿外的利斯堡郊区找到了一位。同如今的其他屠夫一样，泰德是一位精品店店主。他的正职是技工，但是他切肉的技术比大部分屠夫都要老道。每年十月，莫勒地下室的冷库几乎要被泰德送来的肉塞满，包括牛肉、猪肉、鹿肉以及鸡肉、火鸡肉、鸵鸟肉和鹅肉这四种禽类肉。

因为莫勒是他的大主顾，所以泰德偶尔也会额外赠送一些颇具异国风味的肉给他，通常是某种爬行动物，比如鳄鱼肉（由佛罗里达州环保局引入大沼泽地的鳄鱼，是一种繁殖迅速的杂交物种，全年都有得捕猎，所以他弄到了很多鳄鱼肉），偶尔也会送一点哺乳动物的肉。当然，泰德总是做得十分谨慎，没有人可以查出这些肉的来源。有一年，泰德送来十磅肉，包肉的纸上潦草地写着“不要多问”。莫勒在烤肉宴上一亮出这些肉，美国殖民协会的老同事们便个个赞不绝口。几个月后，一个屠夫因贩卖国家动物园租借的大熊猫章章的肉被捕，而大熊猫失踪的时间差不多就是泰德一年一度带着肉来拜访莫勒的时间。次年开开始，泰德又像以往一样送鳄鱼肉了，这样对谁都更安全。当然鳄鱼除外。

“一切都始于肉。”莫勒的父亲经常这样对他说。艾伦拿着含2%糖的咖啡回来时，莫勒正思考着这句简单的话里蕴含的真理。他目前的行动方案，也就是在肠道内聚积气体这个计划，确实源于肉。

具体而言，是源于莫勒父亲开的第三代肉店——“莫勒肉店”里的肉。约 40 年前，奈都大使法杰 - 文 - 吉塔^①带着几位奈都人和人类外交官一起来到莫勒父亲的肉店。他推门而入，说道：“这儿的味道真不错！”

大使的评判本身就是举足轻重的。奈都人具有诸多体貌特征，其中一点便是其嗅觉灵敏度比可怜的人类要高出好几个数量级。另外，奈都的种姓制度十分严格。与之相比，16 世纪的日本看上去奉行的简直是和谐幸福的平等主义。为此，奈都参与高级外交及政治活动的种姓特地发明出一种“味语”，这与地球上的欧洲贵族发明“花语”如出一辙。

因为人们无法通过味道进行对话，所以奈都的外交味语和高贵的花语一样，并非真正的沟通方式。而且人类嗅觉愚钝，没法掌握好这种语言，奈都人向人类说味语就如同对牛弹琴。但奈都人之间，却可以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气味本身就很微妙）发表一番引人入胜的开幕词，为接下来的对话做好铺垫。

当奈都大使推门进入某家商店，宣称其售卖的商品很好闻时，他的话有几层不同的含义。第一层，可能只是这种东西的味道很好。但也可能有第二层含义，即对于奈都人来说，这种东西的气味在奈都人看来非常高贵。詹姆斯·莫勒——莫勒肉店老板、德克的父亲——虽然不是一个特别世俗的人，但他当然知道，赢得奈都大使的欢心必定

① 遵循原作惯例，部分外星人人名用半字符连接。——译者注

能使他的店飞黄腾达。众所周知，在素食主导的环境下经营肉铺真的是令人殚精竭虑。现在，肉食主义者本身就为数不多，而且其中大多数人都在吃新进的培植肉——詹姆斯强烈反对这种肉，他甚至手拿切肉刀把金士顿培植肉的批发商从他的店里赶了出去——所以市场形势岌岌可危。詹姆斯·莫勒知道，奈都人是绝对的肉食主义者。他们必须得从某个地方弄到肉。詹姆斯·莫勒可是个生意人，在他看来，谁的钱都可以赚。

“我在大街上就闻到了，”法杰-文-吉塔一边走向柜台一边继续说，“这味道很特殊，与众不同。”

“大使鼻子真是灵敏，”詹姆斯·莫勒说，“这是鹿肉。我店面的后院里都是，今天刚从密歇根进的货。”

“我知道鹿，”法杰-文-吉塔说，“它们是大型动物，总是自己往车轮里钻。”

“太对了。”詹姆斯·莫勒说。

“它们和我在路边闻到的味道不太一样。”法杰-文-吉塔说道。

“当然不一样！”詹姆斯·莫勒说。“您想再好好闻闻鹿肉吗？”法杰-文-吉塔点头表示同意。詹姆斯吩咐儿子德克拿一些出来，而后将其交给奈都大使。

“这味道太棒了。”法杰-文-吉塔说，“这和我们的习俗中代表性功能的气味非常像，我想这种肉一定会很受我们的年轻人欢迎。”

詹姆斯·莫勒咧嘴笑了起来，嘴宽得如同波托马克河。“能把鹿肉送给大使是我的荣幸，我乐意效劳。”他说道，然后挥手让德克去后院再拿了些肉出来，“如果你们还有其他人也想要一点，我会很乐意效劳的。我们的库存不少呢。”

“我一定会告知我的随从。”法杰 - 文 - 吉塔说，“你说这些肉是从密歇根进的货？”

“是的。”詹姆斯说，“密歇根州中部有一大片保护区，由纽根廷人负责管辖。他们习惯用弓箭狩猎鹿等动物。相传这一教派的创始人生前猎捕过北美洲所有的哺乳动物种类。他的遗体在保护区进行展览，身上裹着缠腰布。这是宗教上的事，从个人角度来讲，你兴许不会花时间去研究这些，但他们出售的肉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珍品。价钱要高一些，但绝对物有所值。而且他们对肉的态度十分正确——肉是任何真正健康饮食的基石。”

“我们见到的大多数人不太吃肉。”法杰 - 文 - 吉塔说，“你们种族的报纸和杂志上说，大多数人认为吃肉不健康。”

“不要轻信那些话。”詹姆斯·莫勒说，“我每顿饭都吃肉。不管是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我都要比我的同龄人更有活力。我不是反对素食主义者；如果他们想天天吃豌豆，我也不反对。只是他们全死翘翘了，我还是活得身强体壮。肉对您来讲，亦是如此。一切都始于肉——我就是这样告诉我的顾客的，现在我同样要把这句话告诉您。”德克从后院拿回了几大包肉；詹姆斯把它们装在一个结实的袋子里，放在旁边低矮的柜台上。“都是给您的，先生。请笑纳。”

“你太大方了。”法杰 - 文 - 吉塔说。与此同时，他的一个随从把袋子拿了起来。“你们种族的人很好客，总是送我们礼物，让我们倍感亲切。想到我们马上就要做邻居了，真是高兴。”

“您的意思是？”詹姆斯·莫勒问。

“奈都人和你们政府签订了一些条约和贸易协定。根据条约，我方需要在此地扩大势力，”大使说，“我们将在这一区域建大使馆。”

“太好了！”詹姆斯·莫勒说，“大使馆会在这附近吗？”

“哦，很近。”法杰·文·吉塔边说边点头以示告别，带着肉和全部随行人员离开了。

詹姆斯·莫勒分秒必争。接下来的一周，他从纽根廷人那里多进了两倍的鹿肉，还派德克去图书馆查找关于奈都人的资料以及他们的饮食喜好。詹姆斯进了兔肉、神户牛肉，从苏格兰进了肉馅羊肚，而且，这家有着三代经营历史的肉店破天荒地进了罐头猪肉。“这不同于培植肉，”他对德克说，“罐头里装的依然是真肉。”

不到一个星期，詹姆斯·莫勒就把自己的屠宰肉店转型为奈都友好肉店。事实上，就在新增的纽根廷鹿肉订货到达当天，詹姆斯·莫勒收到挂号信通知，莫勒肉店的所在地以及这个街区的所有房子都被政府征用，为即将扩建的奈都大使馆腾出空间。就在莫勒收到这封信的那一刻，致命的心脏病发作了。他还没倒在地上就已经断了气，死时信还攥在他手里，后院的冷藏室里还有很多鹿肉等待切割。

阿特金森医生试图说服德克，信件给他父亲造成的打击并不足以让他丢掉性命。他解释说，詹姆斯的主动脉挂有厚厚的猪油，简直就是油煎酥卷，原因就是53年来不间断吃肉。阿特金森医生多年来多次提醒詹姆斯饮食要均衡，或者至少也要注射“斑块清剂”间接拯救动脉，但詹姆斯总是断然拒绝。他自我感觉良好，依然喜欢吃肉，而且绝不签字同意做任何手术，不给保险公司任何加价的机会。是詹姆斯自己使得心脏病一直潜伏在他体内。即便不是那一刻，也会很快发作。非常快。

德克对此充耳不闻，他十分清楚谁应该对父亲的死亡负责。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读了那张通知单。而且他已经了解到，就在奈都人

到访莫勒肉店的第二天，便有一个奈都人飞去位于密歇根州的纽根廷保护区，与该教派达成协议，直接购买鹿肉。他们正是利用了莫勒与奈都大使交谈时无意中提供的信息。奈都大使知道过不了几天莫勒肉店就会闭店停业，但他还是让德克的父亲给他提供免费鹿肉和进货途径，却丝毫没有透露这一消息。

德克心想，父亲在此时心脏病发作倒也不必惋惜，否则，看到自己祖父一手创办的肉店被拆毁，也会让他悲恸辞世。

无论是在历史长河还是文学作品中，负命为其父亲报仇雪恨的英雄比比皆是。德克坚定不移、有条不紊地为完成使命而奋斗着，其时间跨度之长，甚至可以让哈姆雷特这样一个强迫症般从容的人物也要因为不耐烦而疯掉。德克利用政府给莫勒肉店提供的补偿款，去了位于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读星际关系专业。该校这一专业在全国位列前三，另外两所学校分别是芝加哥大学和乔治城大学。

后来，莫勒在乔治城大学读研究生，因同意专门研究迦蚨虫，获得了参与一项竞争激烈的项目的机会。迦蚨虫是一种筒状蠕虫，活动呈周期性，最近一次出使地球时住在天文观象台旧址。但是，莫勒的研究刚进行没多久，迦蚨虫就进入闭锁期。在这段时间内，它们会暴饮暴食、进行交配、大脑活动减少。同时，迦蚨星球上的秋季——无忧期刚好开始，这个季节的长度相当于地球上的三年零七个月。由于莫勒研究迦蚨虫的时间十分有限，学校便允许他进行次级研究。他选择了奈都人。

莫勒在自己的第一篇关于奈都人的重要论文中，分析了奈都人在协助地球联合国在共同联盟取得一席之地一事上起到的作用。此后，

他与地球联合国观察员、后来的首位共同联盟全权代表安东·施罗德取得了联系。之后，施罗德辞了职，成为美国殖民研究所现任主席。这一协会总部位于阿林顿，致力于扩大地球的星球殖民，无论共同联盟同意与否。

“莫勒先生，我读了你的文章。”莫勒接起办公室电话时，施罗德未加自我介绍便这样说道。施罗德认为莫勒通过他的千万次演讲、新闻报道以及周日清晨的脱口秀应该能够听出自己的声音（他猜得没错）。“你的文章通篇都是胡扯，但很多胡扯也很有趣，其中有些——我相信这纯属巧合——基本符合我们当前与奈都人以及共同联盟的真实状况。你想知道是哪些内容吗？”

“想知道，先生。”莫勒说。

“我现在派车过去，”施罗德说，“半小时后到你那，记得戴领带。”

一小时后，莫勒听着安东·施罗德讲话，就像是从富含知识与思想的消防水龙中饮水；他对奈都人的了解无人能及。凭着与奈都人打的数十年交道，施罗德得出一个结论：奈都人在惹我们，我们是时候反击了。莫勒立即同意加入其中。

“奈都人来了。”艾伦说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莫勒大口喝下最后一点牛奶，站起身，时间刚好够一个屁扭动大肠。这就像是水手打羊脚结一样。莫勒咬了咬腮帮，尽量无视体内的绞痛。让奈都代表团得知他胃部不适将毫无益处。

奈都人如往常一样呈一列纵队步入会议室。等级最低的人员排在最前面，他们走向自己的固定座位，朝桌子对面的人类点了点头。没有人握手。奈都人的社会等级制度一向都很森严，他们不喜欢过

度亲密的接触。座位从外至内依次坐满，最后只有两位还站立着。最中间彼此面对面坐着的是莫勒以及室内地位最高的奈都使团代表拉斯 - 文 - 吉塔，他恰巧是四十年前走进莫勒肉店的大使法杰 - 文 - 吉塔之子。

这绝不是巧合。奈都驻地球外交官全部来自于文 - 吉塔部落，他们是当前执政的皇家部落奥夫 - 吉塔的远房亲戚。众所周知，法杰 - 文 - 吉塔生殖力极强，在奈都人中他也是数一数二的，所以他的子孙能成为地球外交军团。

詹姆斯·莫勒的儿子同样可以报复法杰 - 文 - 吉塔的儿子。对于莫勒来说，这方法既大快人心又简便易行，再合适不过了。莫勒虽然不相信因果报应，但他相信和它类似的一句话——“风水轮流转”。莫勒家族终会反败为胜。

莫勒等着拉斯 - 文 - 吉塔开口问候。他心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很讽刺。这一轮奈都与地球间的贸易谈判在许久之前就应该破裂了。莫勒同他的同胞们多年来暗中操作，试图将奈都与人类的关系搞到崩溃边缘。按计划，今年贸易关系应该瘫痪，联盟解散，反奈都游行大量爆发，人类所在星球开始摆脱共同联盟，真正踏上独立之路。

然而，新一任总统上任，制定了一系列奈都友好管理政策，把一切都搞砸了。新上任的贸易秘书更换了很多代表，新代表们十分希望地球与奈都的关系重新正常化，不想放弃这块外交不动产。现如今，谈判已经偏离计划，无法发动任何捣乱行为。原先的计谋都失效了，现在一定要想个别的办法让谈判中断，最好是能让奈都人看上去心怀不轨。

“德克，”拉斯 - 文 - 吉塔说着稍稍鞠了个躬，“早上好。我们

可以开始今天的‘掰拇指’^①了吗？”他笑了笑，为自己编的笑话沾沾自喜。其实，微笑对于奈都人而言是一件极可怕的事。拉斯-文-吉塔自命不凡，而他的特长就是根据英语俚语胡乱编造词语。他曾在—部交友类的电影中看见一个外星人这样做过，认为这样很有趣。但其实，这种笑话早已经过时了。

“当然可以，拉斯，”莫勒说道，并冒着轻微痉挛的危险以鞠躬回敬他，“我们的‘拇指’都准备好了。”

“很好，”拉斯-文-吉塔坐了下来，伸手取来谈判日程表，“我们还要讨论农业配额问题吗？”

莫勒朝艾伦看了一眼，因为日程表是他拟定的。“十点前我们讨论香蕉和大蕉问题，然后商议葡萄酒和鲜食葡萄问题，随后是午饭，”艾伦说，“下午讨论畜牧业配额问题，从羊开始讨论。”

“‘母羊’（你）^②觉得这样好吗？”拉斯-文-吉塔边说边转过身对着莫勒恐怖地咧嘴一笑。拉斯-文-吉塔还非常喜欢使用双关语。

“安排很不错，先生。”艾伦勇敢地回答。

桌子那端的一位奈都人大声开了口：“关于条约规定的从厄瓜多尔进口香蕉的比例，我们有些疑问。我们从先前的信息得知，去年的香蕉病毒导致香蕉产量大大减少。”远处一位人类代表成员作出了回应。会议桌那端的谈判絮絮叨叨地持续了一小时，艾伦和他对面的

① 原文为“thumb twisting”。——译者注

② Ewe（母羊）与you（你）同音。——译者注

奈都人会分别对对方进行监督。拉斯 - 文 - 吉塔已经有些百无聊赖，开始拿起平板电脑查看体育比赛的比分。莫勒很长一段时间都无需积极参与，他对此十分满意，然后他在自己的平板电脑上轻轻敲了下，启动了装置。

是拉斯 - 文 - 吉塔给了他安装这一装置的灵感。说好听点，拉斯 - 文 - 吉塔是个差生，一个中等水平的贸易谈判者。他的兄弟姐妹们都比他出色。拉斯 - 文 - 吉塔能成为中等水平的贸易谈判者的唯一原因就是他的宗族太过显赫，他没法变得太逊色。一无是处会是他们宗族的奇耻大辱。

因此，拉斯 - 文 - 吉塔由精明能干的助手协助工作，而且从不参与任何重要工作。他的水平能处理的基本就是诸如已经决定的农业、畜牧业配额问题。幸运的是，对于拉斯 - 文 - 吉塔来说，他的智商并不能辨别出他自己正被政府操纵着。对于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件好事。

但是，拉斯 - 文 - 吉塔和大多数智商处于中游的有意识物种一样，对个人地位十分敏感，而且十分暴躁。如果没有外交豁免权，拉斯 - 文 - 吉塔的犯罪档案上一定少不了攻击、恶意袭击、殴打等记录，而且至少有一次杀人未遂。正是最后一项吸引了吉恩·施罗德——已故的安东·施罗德的儿子、美国殖民研究所主席继承人——的眼球。

“听着，”吉恩念着他助手写的一份报告，此时莫勒正在露台给各位烤牛排，“六年前，拉斯曾去观看体育比赛，他在体育场的卫生间中试图将另一位观众掐死，被众人拦了下来。大家不得不把他压倒在地，坐在他爬虫类动物般的巨臀上，直到警方来到现场。”

“他为什么要把那人掐死？”莫勒问。

“那个人站在水槽边，挨着拉斯，喷了些口气清新剂。”施罗德说，“拉斯闻到了，暴跳如雷。他对警察说，口气清新剂的气味的意思是他喜欢与他妈妈进行肛交。他觉得为了荣誉，一定要对这种侮辱进行打击报复。”

莫勒戳了戳牛排，快速翻动着。“他应该明白不该这样做，因为大多数人类根本不知道气味对于奈都人的含义。”

“应该明白，但他不明白，”吉恩边说边快速翻着手中的报告，“或许他根本不在乎，这种可能性更大。他有外交豁免权，他不需要费心控制自己。他还有两次差点被捕，也是因为气味产生的争执。比如下面要说的这个例子就很好：他在一家商场故意攻击一位卖花小贩，因为花束告诉他他踢了小宝宝。这就是去年的事。”

“很可能里面有雏菊，”莫勒说道，又戳了戳牛排，“雏菊里有种气味象征后代。你打算拿他怎么办，吉恩？”

“你和拉斯的谈判下周开始，”吉恩说，“要改变谈判内容已经太迟了。但你的谈判对象既不聪明，性情也不稳定，而且有确凿证据表明，当他认为自己被某种味道侮辱时，定会勃然大怒。我们一定能想出什么办法。”

“我没想到有什么办法。”莫勒说。他把牛排刺穿，放在托盘上。“贸易谈判时要尊重奈都人的感受，这是规定。我们不喷香水——甚至不能喷腋窝除臭剂。该死，他们甚至还给我们发了特殊香皂，要我们在洗澡时使用。我们对此也很谨慎。我第一年参加贸易谈判时，看到有一个人因为早上用了橙皮就被遣返回家了，还被狠狠训了一顿。”

“嗯，显然你不能身上带着一瓶意思是‘你个混蛋’的喷雾，”

吉恩说，“但一定能有什么办法达到这个目的。”

“你知道，拉斯的父亲让我父亲心脏病发，毁掉这个野种才能让我高兴；可是我又没有什么办法能暗地里发出气味让他抓狂。”莫勒说。

两天后，吉恩给他发来一条消息，上面写道：有种味道很有趣。

回到谈判桌上，奈都人已经让人类同意将厄瓜多尔香蕉换成同等比例的来自费罗斯殖民地的香蕉。比起地球，费罗斯距离奈都更近。费罗斯星球的香蕉园主愿意以低价卖出香蕉，而地球人又希望促进殖民地贸易，所以皆大欢喜。莫勒点头赞同，拉斯-文-吉塔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以示同意，于是谈判开始转移到巴西香蕉议题。

莫勒打开平板电脑上的装置软件，点击“信息”工具栏，窗口立即列出四个类别：轻微侮辱、性侮辱、能力侮辱，以及重大侮辱。福克西设计的这一装置，是对已有软件进行的改编。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图书馆找到了关于奈都气味语言的化学词典。当然了，他只留下了有关侮辱的词条。莫勒才不会告诉拉斯-文-吉塔他英俊潇洒，或是他该参加成人礼了。莫勒立刻略去对其能力的侮辱，因为无能之人从不会质疑自己做任何事的能力。我们先从小的玩起，莫勒想，选择了“轻微侮辱”。另一个窗口打开了，上面显示出40条侮辱建议。莫勒选择了列表顶端的一条，上面简单地写道：你真让人讨厌。

触屏上显示出一个沙漏的图像。装置中的成分开始运作时，莫勒感觉到自己的结肠轻微震动了一下。然后屏幕上弹出了一个对话框。程序已启动，上面写道，准备好后点击。

莫勒瞬间就做好了准备。早餐时吃的牛奶、蔬菜和培根在他的胃

肠道里发生了奇妙的作用。为了不引起注意，莫勒小心翼翼地在椅子上移动了一下，好让这一过程顺利进行。他感觉到气体走了几厘米后进入了装置舱。对话框变了，上面写着：处理中。莫勒感觉到装置的中间舱在“施展魔法”时又轻微颤动了一下。大约五秒钟后，颤动停止，对话框再次改变：就绪，请选择自动释放或人工释放。莫勒选择了自动释放，对话框开始倒计时。

10 秒后，轻微压缩的气体排出装置外，传至末端出口。莫勒毫不担心会弄出响声。如果一个人不懂如何放松，又怎么在外交军团无穷无尽的会议谈判中混上数十年呢？莫勒稍微向前一倾，把气体排了出去。味道有点像欧芹。

20 秒后，几近睡着的拉斯 - 文 - 吉塔突然从椅子上暴跳起来，把他两旁的助手吓了一跳。其中一人靠上前去想知道她上司怎么了，拉斯 - 文 - 吉塔轻声却有力地对她耳语了一会。她听了几分钟，然后拱起鼻子嗅了几下，动作很快但也很明显。然后她看着拉斯 - 文 - 吉塔，用奈都人的方式耸了耸肩，似乎是在说：我什么也没闻到。拉斯 - 文 - 吉塔瞪着眼睛，瞥了一眼莫勒，莫勒此刻一直盯着桌子远处看大家讨论香蕉问题，流露出无聊的表情。空气净化器已经使味道消散。终于，拉斯 - 文 - 吉塔平静下来。

几分钟后，莫勒又排出气体，气味的意思是：你和不检点之人乱搞。拉斯 - 文 - 吉塔咕咚了一声，拳头用力地砸在桌子上，差点掀翻整张桌子。谈判暂停下来，桌上所有人都看着拉斯 - 文 - 吉塔，他站在那里对他右边的助手狂暴地说着什么，助手看起来异常紧张。

“没事吧？”莫勒问拉斯 - 文 - 吉塔左边的助手。

这个助手只是略微咧了下嘴。“显然，贸易代表对巴西香蕉的

质量产生了质疑。”他说。

拉斯-文-吉塔已经强迫自己坐了下来。“我向大家道歉，”他说，眼睛朝桌上桌下不停地看，“有东西突然吓到我了。”

“如果你强烈要求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把巴西香蕉的比例改一下，”莫勒温和地说，“我相信如果增加配额比例，巴拿马人会很高兴的，我们可以用其他类别的产品补偿巴西人。”他伸手拿起平板，好像是要记下这一变动，实际上他却发送了如下命令：你在呕吐物中洗澡。

“这个可以接受。”拉斯-文-吉塔低声咆哮着说。莫勒轻轻碰了下艾伦示意让讨论继续进行，与此同时，他攒足了气体释放出新的信息。20秒钟后，莫勒注意到拉斯-文-吉塔呼吸粗重，似乎在努力抑制情绪的爆发。他的助手轻拍着他的手，有些慌乱。

接下来的1小时是莫勒一生中感觉最有趣的时刻。他毫不留情地耍着拉斯-文-吉塔，始终保持面容平静，一副对谈判细节漠不关心的样子。房间内任何一个角落看起来都没有释放气体的物体，而且奈都人认为，人类嗅觉如此不灵敏，不可能是在故意刺激他们。除了拉斯-文-吉塔以外，其余奈都人都对气味语言的基本知识知之甚少，对上司的暴怒并不能感同身受。与此同时，除了莫勒，人类代表团完全不明白拉斯-文-吉塔为何如此暴躁。他们能意识到奈都人因为某件事而焦躁不安，但不知其所以然。艾伦是唯一一个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寻常的人，因为他就站在上司身旁，注意到了上司今天总是放屁。但莫勒知道这个野心勃勃的小家伙并不敢说什么。

在这个“无知”的花园里，莫勒对拉斯-文-吉塔进行了凶猛的攻击，不断侮辱他的性功能、个人卫生以及家人，而且常常是三项一